

皈依

英千里題



P2. 德華大辭典 (Deutsch Chinesisches Hand-Wörterbuch)

編著者 P. Th. Bröring SVD.

全書 一一二五頁 定價每部十元

P4. 華德辭典 (Chinesisch Deutsches Wörterbuch)

編著者 P. G. M. Stenz SVD.

全書 八六一頁 定價每部八元五角

P6. 德華辭典 (Deutsch 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編著者 P. G. M. Stenz SVD.

全書 七七九頁 定價每部八元五角

M39. 德文文法 (Kleine Deutsche Grammatik) 爲初學德文的必修課本！

編著者 P. Fr. Oster SVD.

全書 七四頁 定價每冊九角

：品作他其者作

Author of:

一．在大龍河畔（短篇小說集）

內容：山鷹，二月杪等共十數篇。

二．青苔詩集

（以上皆天津海風社文藝叢書）

三．尋夢草

（短篇創作，散文合集）
輔仁大學文苑社叢書

內容：

1. 尋夢草

5. 霧

2. 珂蘿佐女神

6. 雨點譜成的樂曲

3. 夢之花

7. 莎菲

4. 獵

四．海瀕（中篇創作）

（將出）

譯品（短篇小說）

一．聖誕海航

二．心之所寄

三．固執

四．山窮水盡

（以上皆由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影小後病亞秀

作者自傳

我生於河北省，渤海之濱。那思潮般起伏的綠波，輕快的，斜翅飛過的水鳥，給我的生命中，溶寫了難以抒寫的奇美詩句。

我的家庭，如一隻航行的海船，載了方域不同的人物，在時光之流中泛行。我父親是河南人，性格裏，有中原人氏的遺風。而草長鶯飛的江南，則是母親的生地，外祖家也是蘇州。這樣，古樹深池，造成了她的柔弱善感的氣質。這特性，部分的遺傳給我，但我缺少母親的典雅，和超人的智慧。自剖，再剖，我明白自己所有的，是無邊的大海一樣的憂鬱，無盡的，如雲的幻想。我喜歡像葉底一隻黃鸝，自己歌唱心中的悲哀和歡喜。

五歲以前，在波光帆影的故鄉度過。六歲時，隨父親宦遊邯鄲縣。那歷史上的佳麗地，古趙國都城，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旅行的終點。那裏，曲曲的蘭相如的迴車巷，一夢黃梁的古寺巨枕，激發了我小心靈中嚮古的幽情，在父親公畢，閑暇之餘，我開始從他讀季札掛劍，螢光照讀的故事了。六歲這一年，是我受文學訓練的開始。

九歲時，父親不滿意當時混亂的政局，掛冠歸去。窗前讀漢書，林中馳馬，悠然的過田園生活，不幸突遭兵亂，財物全失。全家離了滿目荒涼故鄉，來到了車塵馬跡的天津。

而母親却是一個樂天知命的人，在這風塵僕僕，千里跋涉之餘，還時時擁我在膝上，爲我

吟唐詩，元曲。那『雨打桃花笑，風波流道邊……』的美麗句子，以她清朝之聲讀出，真像是音樂的清流，我啜飲着這甘美的詩的泉源，內心感到無比的幸樂。母親明潤溫藉的面容，深刻的印在我心上，在記憶中，構成美麗的圖畫。以後，母親成為我幼稚作品的第一個知音，而父親則是我嚴正的批評者。

哥哥是一個孤傲的孩子，而却買書成癖，他收藏的新舊文學書籍，成了我染指之物。在他的書架上，我翻出了宋詞研究，和冰心魯迅的作品，當時我這個十歲的孩子，半知半解的讀下去，那新鮮的描寫境界，在我心上展開明霞。

十二歲時，藍衣短裙的度初中學生的生活，在和排球追逐以外，校中圖書館，成了我的芳美花園。

十六歲時，以怯怯的手寄了一首詩給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當一週後，發現自己的名字，以整齊的鉛字排出來的時候，會環繞着母親，跳躍了無數的圈子。在那時，自以為是輝耀的成功，如今看來，不過是微弱的火苗，一個小小的開端而已。

以後，又繼續寫了幾篇散文，小說，而一篇略有自傳性，而幻想成分多的文章，出現於大公報時，曾得到當時那報館編輯蕭乾先生的鼓勵，和沈從文先生的讚美。蕭乾先生說：『那寫法的單純優美，如荷馬的史詩。』那過分的揄揚，縱使不是那初學寫作者所應得的，而那却使

那顫抖的，小小的握筆的手，增加幾分力量。蕭先生，可算是我文學上啟蒙師。

後來，繼續爲世界動態，國聞周報，人生與文學，現代文藝寫文。凌叔華女士，給了我極大的啟迪。

高中畢業後的秋天，經蕭乾先生和未謀面的熱心的好友楊續女士的介紹，爲史學家顧先生所編的月刊爲文藝欄副編輯，到了古樹紅牆的古城，得結識了我的長友楊續女士，她的前進精神，奔放的文才，使我傾慕，且有意追擬。我呼她爲心靈的姊姊。

半年後，事變發生，刊物停頓，我這小小的流淚者，孤零的徘徊於日暮的古城，精神上更染了濃重的感傷。

一九三八年，輔仁大學招第一班女生時，我的眼前好像射出一道黎明的光線。從此，書聲琴韻中，我又繼續過學校生活了。名師的講授，使我發現了世界大作家文學遺產的豐美。我曾狂妄的，想作這文學財產的繼承人，不但是守成之子，且使它發揚光大。

但我也不能諱我性格中的缺點，那即是前面所說的憂鬱和幻想。這並非精神上健康之徵，且可說是精神上的病態，但既非人力所能祛除，我姑且自慰的想，即使是病態，那也自有它的美麗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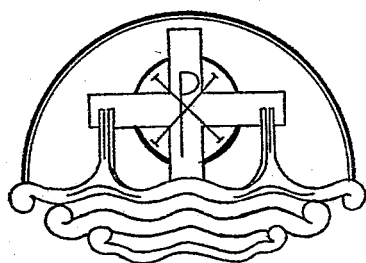
還有，即是我神經的尖銳和脆弱，即使是陳舊報紙的角隅上，一小段社會新聞，也會激動。

我，改變了我心上的溫度，晴陰。神經真像一根細小的針，在眼前，社會這砂石上劃過時，那銀亮犀利的鋒芒，只有傷損摧折。於是，我有幾分怕生活，然而天既生我，便不能自棄的退場。在憂鬱之中，我開始變成大自然的愛人，我祈求由那綠樹蔭裏，紅霞駐足的水上，尋求到精神的寓所。我曾經仰天歌唱：『流雲是我心靈的家鄉！』然而，自然，在落葉的秋天，也會給我淒涼，宛如它在花繁的三月，給我快樂！

既在自然中感到失望，於是，我憂鬱的氣質更濃重了。在安靜的小室中，我統治着寂寞的小小的國土。

終於，由於偉大的啟迪，我尋到了夢中未曾覓到的，精神上的家鄉，那在輝煌的天上！是後，我的飄萍般無寄的心靈，遂如葵花之向光，我轉向了公教。我以爲，站在任何一個邊緣看，我這轉向也是可喜的。在公教的精神裏，我發現了真，美，善，以及堅定的信德，不萎的望德，和溫暖的愛。那是我靈魂渴望已久的神糧。當我在聖堂中祈禱時，望着搖搖的燭光，鼻裏上升的馨香，如依慈母，如歸故鄉，心靈激動，每每流下甜蜜的眼淚。而自堂中走出時，耳邊猶縈繞着聖詩的聲音，新露在陽光中微笑，又感到令我沈酣的甘美。內心感到充實，生命如獲新生。感謝那啟發我靈魂，使我醒覺的偉大的人。我願永獻心靈之花於天上！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二夜



自序

感謝盧院長，(Rev. Sister Superior) 她溫愛的心中，時時關懷我的生活，以及寫作的進步。在今年夏天一個晴美的早晨，她介紹我與一位寫作的導師顧神父(Rev. Father H. Koster) 相見。

顧神父的道德學問，爲我所久仰，見面之後，我更知道他是那麼一位有學者風度的溫爾長者。他給我講到了文壇的動向，以及寫作的正途。他改正了我理想主義的筆法，而引我走上寫實主義的正軌。

憑了顧神父的指導與鼓勵，我開始搖筆寫這一簫小說了，能够在一個高明的指導下，檢揚公教的真理，在我這小小的揮筆者，實在是一件極其光榮的工作。

在一個淒美的夜裏，對了皎明的月色，一窗的樹影，我計劃出全篇故事的輪廓。後來，爲了多病，時寫時輟，直到近來，方纔稍痊，用了幾日夜的時光，將它全部抄錄出來，奉獻給顧神父。

這裏，我更應該向恩師英千里先生，慈愛的英師母，及好友英孟昭小姐，致深厚的謝忱。是他們的好意，使我這飄泊古城的小孩子，得住在他們那舒適美麗的家中，那窗明几淨，琴聲悠揚的屋子，的確是一個理想的，展紙濡筆的環境。

我記得，在一個華燈初上的，美麗黃昏，那溫愛如同慈母天神的英師母，含笑坐在椅子上爲我縫衣。英師坐在沙發上，目望着兩個孩子——孟昭和我，以清朗的調子，娓娓的爲我們講解公教真義。那動人的字句，閃着光，像一泓清泉似的，流入我的心坎。開啟了我心靈的窗戶，使我得見到了耶穌頭上輝明的光圈。如果說這故事還蘊有靈魂的話，那它完全是英師和孟昭友聖潔的說教字句所塑造。

我的好友孟昭，她爲我這篇故事，那麼可感的，供給了我珍貴的材料，此外，更給了我很多的珍貴意見，她給與我的溫暖友情和熱心的幫助，令我衷心感謝。

關於這篇故事的中心思想，以及情節，擬在這裏略加敘述。

這一篇，不只是有悲劇意味的愛情故事。而主要的是敘述主角華皈依宗教的經過，並以那女孩——珍的奉獻心靈之花於聖母祭壇前作結。企圖由這故事反映出公教的崇高與偉大性。想假華的口唱出對公教真義的讚美之歌。一切崇高理想，如同許多川流，彙集於公教——這海洋之中。其中含有無限的美與真，光和愛。是一切的源始，也是萬有的歸宿。在其中，一切都可以找出最初，亦最後的完美解答。是無限的真，善的寶藏，不涸的美與愛的泉源。

當煦煦的朝暉，向人射來時，在夢寐之中，亦會覺醒，華之皈依宗教，即是這一種靈魂上的覺醒。一種完全的理解，使他的心靈澈悟。這一種動機，是純真，自發的。在天的光輝照

射之下，他信仰之苗，欣欣的生長。自然得如同原野的芳草。

對於公教所含的真理，每個人都具有認識的能力，只是有時候未得機會發展，利用，以致有人走上光明之路，有人終生踟躕於荊棘之中。如果有機會走近了那真與美，光和愛的泉源，誰能不匍匐下拜呢？

且公教的精神，不只在信仰，而還要實踐，追隨着耶穌，走十字架的道路。爲他人的幸福，而忘却自己，犧牲自己。

寫重逢這一章，目的即在反映出華的這實踐精神，——他對公教的信心，不僅抽芽滋長，並且還結了豐美的菓實。他不只以心，而且以力，証明他的虔誠信心。以至於那隨着逆流而行的小船似的珍，達到了他，也轉了方向，朝光明的海灣駛去了。

關於洪水這一章，亦想在此略綴數語，那水光波影的描寫，一部分，是摘自關於天津水災的記憶。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一人正旅居於天津，看到了鮮見的悽慘畫圖。自小小的樓窗之中，目望着一些人惶恐的，顫抖着在無情的白浪中掙扎。一些木箱蓋，牀版，木桶，都作了臨時的小舟，逐波流去。舟上的人，自己也不知飄落到何方。——所以，這一章，並非純然出於臆造。而是一些黯淡的回憶織成。

故事，亦即是人生的縮影，分析開來，不過是一串因果的連續。但在描寫上，有必要

時，方因果並陳，有時，唯擷其因，有時，單採其果。爲了避免繁複與瑣屑，不得不有個取捨和剪裁。並且寫文如同作畫，有時用『平蕪盡處是春山』的筆法，有時，得採用：『路轉，溪橋忽見』的寫法，作者安排情節時，雖有費了些思索，但事實上，恐仍未完美。

謹將這篇故事，獻於諸師友之前，敬待着批評與指正。

謹向顧神父 (Rev. Father H. Koster) 致謝，由於他的啟迪，指示，我完成了這篇故事。更由於他的熱心鼓勵，我這小故事有了出版的機會。

最後敬謝英千里師，爲我這小書題封面！

一九四〇年秋於輔仁女校瞻霽樓

目錄：

| | | |
|-----|----|----|
| 第一章 | 海濱 | 一 |
| 第二章 | 別離 | 七 |
| 第三章 | 寄箋 | 一一 |
| 第四章 | 歸來 | 一五 |
| 第五章 | 洪水 | 三〇 |
| 第六章 | 返鄉 | 三七 |
| 第七章 | 重逢 | 四一 |
| 第八章 | 奉獻 | 四六 |

第一章 海濱

黃昏的海濱，是怎樣的美麗動人啊！深碧色的海波，在夕陽下，像是夢中的妙身，含有無限的溫柔。

近岸處，海浪吐着雪白的泡沫，在水面旋轉着。又散開來，化作許多顆燦明的珍珠。鷗鳥拍着翅子，在海岩上掠過，遠遠望去，好像片片水雲。

一帶青山，環抱了海，清泉自山谷流下來，燦明如同銀鍊……。

這時候，遠處教堂的鐘聲響動了。柔和的調子，散在遠遠近近的峽谷中；海波上，一種美妙的回聲，送入人的耳邊。

……

一陣輕快的腳步聲，自山中林密處發出，兩個快活的小孩子，牽着手，像是春日林中的黃鶯，向着山邊跑來了。他們跑到山這邊，看見山花開得正盛，紅白一片，好像彩雲剪的，便止住腳步了。男孩子，摘下了壓額那一頂軟帽，返身將女孩子手中牽着的小白蘇羊，拴在身后的橡樹根上，任牠咩咩的鳴着，恣意去吃那如茵的芳草。

女孩子，在晚風中，將低覆在眉邊的花布頭巾解開來，露出一頭鬆軟的美髮，她神情好像

有些疲倦了。摘了手邊一朵紫色的地薑花，放在鼻邊，輕輕的嗅着那醉人的芳香。微聲吟唱着山歌；青草，花朵，都在風中搖着頭，好像要隨着她的歌聲起舞。

男孩子，好像爲海山之間的空氣激動，小鹿似的縱身躍起；低伸到頭上的，枝上的露珠都滴滴的，落到他髮上。

.....

他隨手折了一根嫩枝，當做短杖，在手中揮動着。又從袋裏拿出那一枝蘆葦作成的笛管，放在唇邊，信口吹着，他眺望了遠遠近近的清麗景色，便低聲向那女孩子說：

「珍！這天氣多好呀，我們多快樂呀！」他說着，黑而大的眼睛中，閃爍着喜悅的光輝。那女孩子，半張着美麗如夢的眼睛，微微的笑着答道：

「華！這兒真好，坐到這塊石頭上，無邊的綠海，完全展在我們的眼前了。」

「你看！」華揮動着他手中碧綠的枝條，向着海邊指點着：「潮都退了，留在岸邊的貝殼，多得像星星，我們到那海灘上去檢貝殼，用小石頭砌小屋子去吧！」

珍點了點頭，走到橡樹邊，鬆了那拴小羊的細繩兒，便開始在那平滑的山路上飛馳下去。小羊，也好像感染到小主人手上的甜美快樂，敏捷的，跳動着輕巧的蹄子，咩咩的低喚着，追隨在珍的身後，輕擦着她飄起的粉紅綢裙。

他們裸露的腳，踏到那黃色的砂上，印上了凌亂的，細小的足跡。沙灘邊，在海潮退後，是無比的恬靜。五顏六色的貝殼，鋪印在砂上。有悉悉索索小蟹爬動的聲響。

華跑到海那邊檢了一些石子，石塊兒，便動手建造起來了。

他們先堆砌白色的小石，砌成一間小屋，又拿長石，築造了一道短牆。屋後，算作花園，把採來的，最心愛的花草種植在裏面。珍又隨手檢了兩片晶瑩的小圓石，嵌在屋頂上面：

『這是寶石砌成的皇宮，華！』

他們挽着手，圍着這間屋子繞着圈兒，唱着悠揚的歌，慶祝這房屋落成。

他們又到了海邊，拾了許多草莓子，裝在小籃子裏面，又將許多美妙的葉片，採了下來，夾在書本裏。輕輕的，在軟砂上徐步。

這時候，夕陽漸漸沉落，天色漸暗，樹上的日影，爲夕暮的暗銀光液浸透，原來月亮已悄悄的在天邊升起了。

月光吻着珍的頭髮，和潤明的前額，她在這月光涼風下散步，微覺幾分清寒。

他們並肩朝漁火點點的海岸走去，頻頻回首看着那纔築起的小房子。那石築的小屋，在月下晶瑩如玉。他們一面回顧着一面微笑：

『希望這間房屋，永遠堅固，海浪不能沖去，風不能吹倒，雨水不能淹沒。』

忽然，珍又走得緩慢了下來，她說，她要採幾枚小菌子，作爲禮物，帶給妹妹玩。

華看見遠處輝煌的萬家燈火，便向珍說：

『珍，我們該快些走了，母親叫我請你到我家吃晚飯呢，說今晚有美味的銀魚吃。』

珍笑着說：『是嗎？那我可該快走了，銀魚是我最愛吃的東西。』說完，便挽着華的手，快快的向前跑去了，他們的髮，在風中飄揚開，好像隨風飄展的旗幟。

這時候，四周是一片靜，海好像是悄悄的睡了，海底，魚龍潛隱；林中，鳥雀無聲。好像世界這一架韻節繁富的大鋼琴，已然在夜的羽翼下止響。

他們行經一間小屋，矮矮的，爲綠樹環繞，青色的菜蔬，生滿了屋前的小園，月光，好像是自雲間流來的銀泉，在上面浸潤着。

當他們走過這所房屋的柵門時，一隻夜飛的鳥兒，嘎然在他們頭上掠過，同時，一種幽咽的低泣聲，自那燭影搖搖的，幽明的屋窗中傳到他們的耳中。

『可憐的清，這個苦孩子，又爲了思念死去的母親而哭泣了。華！你願意陪着我進來安慰她嗎？』珍說着，仰起臉來望着華，她暈紅的面頰，恰爲一道自柳樹枝葉間射來月光所映照，格外的美麗動人。

『好吧！我們在快樂當中，不應該忘掉了別人的不幸，却該當盡力去安慰他們，使他們分享到我們心上的快樂。』華說着，首先走上去，推開了那虛掩着的柵門。一隻黃色的大狗，自樹後跑了過來，朝着人影吠了兩聲，珍用手輕輕的拍了兩下牠的頭，那狗認出了她是主人的好友，便仍然跑開，臥在茂草繁生的樹下去守望了。

他們穿過了拂人的楊柳，來到一間燭光黯淡的屋前，隱約看見一個掙動的朦朧人影。珍俯着頭，輕輕的敲了一下那窗櫺說：

『清！我們來看你了。』

屋內有一個微弱的聲音答道：『誰啊？珍和華嗎？謝謝你們好意來看我！請進來吧！』他們推門進去，月光也隨着他們，在門隙中穿過去，流滿了一地銀光。

屋中那幽暗的光景，立即使得他們心上那愉快，雲消霧散了。而感到一種秋雨似的淒涼。清，這個孤獨的女孩子，坐在白紗帳中，蒼白，清瘦，好像一枝白燭。頭髮散亂，淚眼朦朧，珍快步的跑到前面，拉着清的手說：

『我的小青妹，你又瘦了！自己保重一些吧，我和華來陪你玩了。』珍說着，臉上充滿了不安的神情。

『唔，謝謝你們——我想我的母親；父親去世之後，她又死去，我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親

人了。我失去了她的愛護，世界真好像是十分冰冷了。」

『清！不要難過，你可以來同我們一起玩。明天，你也可以和我們一塊到海邊玩去。那兒的空氣鮮美極了，風景美麗極了。』華靜靜的站在一邊說，臉上充滿了深厚的同情。

『對了，我們還在海邊蓋了一間小房子呢，有趣味極了，我們還圍着它插了好些小枝，算作花園呢。』華快樂的，捧着清的皎白如月的小臉說。

那個叫清的女孩子，拭去了眼角的淚珠，仰起臉來，向着珍凝眸一笑。好像靈魂中得到無限的慰藉，憂鬱的，黑大的眸子裡，也閃着快樂的光輝。

珍伸手爲清整理着凌亂的頭髮，她的手指潔白而纖巧，真好像一朵深谷中的百合。

遠處送來夜棲未穩的竹雀的甜美的聲音，和斷續的輕悄的柝聲，一個打更的人，手提着一盞圓的紅紙燈籠，掠過門口而去了。

『天晚了，我們明天來找你，和我們一塊兒去玩。』珍說着，帶着無限繾綣的情意，拉着清的手。

『你真可以到我的家中去住幾天呢，我的母親也是很喜歡你的。』珍走到門邊時，又回首向清說。

那女孩子，深黑的眸子中，流露出滴滴的清淚，這是感激與喜悅的淚。她好像是一隻羽毛

未豐的小鳥，在風雨中，自巢中跌落地上，突然又受到一隻溫柔手掌的撫慰。

互道了一聲晚安，華和珍便攜手走出屋外了。

當他們走上那月光流遍的石階時，華輕輕的感喟着說：

『世界上，並不見得完全是快樂，像清那個失去了母親的女孩子，多麼可憐啊！我們真應該給她安慰。一個人，不應該自己享樂，還應該使別人快樂。即使爲了給別人快樂，而自己受痛苦，那心上也是快樂的！』

『是的……，天已經晚了，你母親也許因我們晚回吃飯而責備我們呢。』珍是一個善感的女孩子，她輕蹙着眉頭，有點不安的說。

『然而，我們已經給了一個可憐朋友無限的慰安了。即使受母親的責備，我也情願。並且我們如果說明了原因，母親還許更喜歡我們呢。』華微笑着，望着自己的月下的影子，穿過了珊瑚的樹影。

遠遠近近，是一片如水的月華；世界，真是美麗，恬美得如同一首詩。

第二章 別離

五年以後的一個淡綠的仲夏之晨，瀟灑着一層溼霧，遠山近谿都像起了一層淡淡的白煙。

細雨濛濛的落下來，絲絲纖細，好像欲溶在迷茫的霧中。樹林沾了雨露，青翠欲滴，一朵纔綻的堇花，冒雨微開了。高高的，露出於花園牆外，向了來往行人微笑。

花園外，停着一輛旅行的馬車。那是一輛華麗的馬車，有着藍色玻璃窗，和紅呢的遮障，車夫戴了遮雨的闊邊草帽，逍遙的揮着鞭梢，凝望着時有人語發出的，深綠藤蘿爬遍了的墻垣墻垣裏面，在珍家的海濱別墅中，設有一桌別宴。是珍的全家爲了送華到城中去讀書而設的，同時也請了華的老母。華想宴畢便順便自珍家登程，所以叫馬車停在墻外。

華已經在本鄉的高中畢業，要到城中一個公教大學去讀書了。

華的深湛的眼睛，有幾分黯淡的神情，但又閃爍着一股希望的光輝。他的心上雖爲離情所苦，精神，却爲了前途的光明而鼓舞起來了。他時而想到憧憬的光明，紅潤的唇邊，現出了甜美的微笑。但驀的一抬頭，看到珍那憂鬱寡歡的神情，一種澀苦的滋味，染上心頭，鎖住眉頭，遂爲愁雲遮住了一臉的喜悅光輝……

珍是始終着低頭含羞草似的，靜靜的以柔指刺着新自池塘採來的蓮蓬。忽然她好像想到了什麼，匆匆的自樹蔭中跑了過去。登上台階，掀了竹簾進到屋中。

過了片刻，又跑了出來，手中拿着一只橙黃色的書夾。

她跑到華的身邊，自夾中拿出了一枝雪白的珍珠梅。向華帶着歉意的說：

「華！還記得這一枝花嗎？你前年夏天在李家園中採來的。你騙我玩，說不給我，我氣哭了，你見我落了淚，便趕快又給我了。如今你要走了，還是把這枝見過我笑，見過我哭的花送給你吧。看見它，你就可以和看見我一樣了。」

華望着珍微笑了一下，接過那花來：

「顏色還這麼皎白如雪呢，但願我們的友誼，也和這枝花一樣。」

黃鳥兒在樹枝上鳴着，好像是他們心上動聽的回聲一般。

廚娘繫了白色的圍裙，來往匆忙的在花園中佈置那別宴。她偶而投來一瞥流星似的注視，同情的凝望着這兩個天真的，爲離情所苦的孩子。

珍終究是個女孩子，性格比較的軟弱，她對着餐桌上的蓮子粥，終覺得食不下咽了。並且哽咽了一會兒，終於背過臉去，假裝看草上尋食的白鴿，而珠淚迸落了。

華勸慰的向她說：

「珍，回過頭來！我這一次去，是走向光明途中的第一步，你應該爲我慶幸纔對。我要努力的研究學問。對於怎樣可以使別人得到快樂這一問題，追尋一個解答。」

珍用手帕擦了一下眼淚，輕輕的點了點頭。

餐事已畢，華站起身來，自袋中拿出了一本藍皮的精緻的小書，遞到珍的面前：

『珍，這是給你的。這本書，當初還是父親的一個朋友送給我的。我很愛它。』

珍拿到手中，打了開來，一張美麗的插圖，現在眼前。

那圖上是一個稚嫩可愛的小嬰兒，穿了一件玲瓏的白衣，在金色的稻草上偃臥着，一個蝴蝶似的，有羽翼的白衣仙女，手抱了一張弦琴在彈奏着。

『這真好看呀。』珍欣賞着這張畫片，不覺神往。

『這是馬伯伯送給我的新年禮物，他說這小孩兒，是救世主小耶穌。』

『太美了。』那個憂鬱的珍，看到那小耶穌臉上甜美的微笑時，也不禁微笑了。

『他們說，這部畫冊裏，含有許多個美麗的故事。如果我以後進了公教大學，精研出了那詳細的情節，我便可以仔仔細細的告訴你了。所以我這次去，你應該代我高興，我將來可以告訴給你許多好聽的故事呢。』

陽光抹上了屋角，渲染出一片鮮麗的紅光。天空曠然的飄起了一片炊煙，鷓鴣鳥在林中叫了，農人們都荷着鋤歸來，時候已將近午。

華的母親，一頭雪白的頭髮，繫了一條百褶的褶裙，面目充滿了慈祥，望着她那英俊的瀟灑的孩子。她以柔軟的手掌摩撫着他一頭的軟髮。

華投身到母親的懷抱中，他的眼睛中充滿了依戀。

華的母親，雖然年齡已屆六十，但是，精神却依然矍鑠，修長的眉毛下，是兩只慈祥的大眼睛，好像一片湖泊，泛著無邊的溫謫，當她向她唯一的愛子作語的時候，那臉上，便為偉大的母性愛所照映，淨明的額上，閃爍著光輝……。

她手撫著愛子的肩，雙目遙望着遠遠的，蔚藍的天邊，神情溫柔而莊嚴。

「孩子，如天之福，在我的辛勤撫育之下，你竟然長大成人了。想到你父親去世的時候，你不過還只三歲。那時，你正害百日咳，消瘦得全身只餘一把骨，你父親臨終時，望着你的灰白的小臉說，這個孩子不知能不能痊好？如果他幸而能脫離了災病，長大成，千萬要叫他好好的讀書，繼續我的精神去做人。我如今是爲了救一個愛友，負傷死去了，你等此兒懂事後，務必將他父親捨身救人的故事告诉他知道。希望他能像我一樣的愛人如己……。以前，這事情，我始終還不曾向你提過。如今你要到大學深造去了，對於爲學與作人，都應該有更深的修養，我如今便把你父親的故事，全盤告訴你，願你時時刻刻牢記不忘！」

華聽到了他母親的話，心內深受感動，一頭深深埋在慈母溫暖的懷中，說道：

「母親，請你放心，兒都記着了。兒一定要遵從父親的遺志去實行……。努力學問，愛他人，爲了救朋友，兄弟，而捨身……。」

門口馬車的鈴聲，叮噹的響起來了，車夫見日影已高，覺得該催行人上道了。

華便行禮和母親告別，又轉身向珍的老父道謝。又向珍揮了揮手，呼喚僕人揹着行李，便走向門外去了，黃花遍地，徐徐向他搖擺，好像也有無限戀別の意味。

他跳上了馬車，向着門邊送行的人們，揮着白巾。

珍一直是隱在人後，沒有勇氣去看華臨別的那領首。也無力去聽那一聲淒涼的「再見！」車夫揚起了紅梢的馬鞭，白馬開始馳騁。車輪滾轉了，在淺草鋪遍的地上，劃出了一道轍痕。鈴聲漸漸微弱，車影漸漸模糊，人兒已漸遠了。

馬蹄下的塵土，散揚開來，在陽光的映下，好像一些金色的蜜蜂。

華自車窗中，遙望着道旁的樹木，逐漸成排的退到後面去；前面，一片燦明的陽光，微笑着，展示着前途的光輝……。

第二章 寄箋

兩個天真的孩子，初嘗到別離滋味，好像嘗到了青色的生菓，有些澀苦，却覺格外的新鮮。珍託了城中的姑姑，代她買了一本五彩的信箋，開始在碧紗窗下，擱管展紙和華作第一次的通信了。

她在收到他第一封報告平安抵校的信後，便給他寫了回信。告訴他，她家的花園，又插了

一道青竹的籬笆。老貓，又生了三隻可愛的小花貓，終日咪唔的叫着，追隨於她的身後。

三天之後，華的回信來了，以一枝空靈的筆，美妙的句子，報告出他的近況：

「：我真愛我這學校，背山，面海，風景絕佳。學校的建築，也極古雅典麗，綠色的屋瓦，淡黃漆的圓窗，古樹成林，把窗子都遮住了。

我每當太陽初升時，挾了書，沿着校園池塘走過，波光，雲影，使得我心神澄澈，我默默的想，這兒真是我一個理想的修養，讀書的所在，這兒，我可以把握住宇宙最深刻的智慧。

每當下午課後，我便倚着古松，聽那晚鐘響動。那些衣裾飄然，白髮長髯的神父，在華燈輝明的聖堂裏，齊作晚禱。那莊嚴，沈重的音調，使人心神爲之清澈，覺得已離却這濁世紅塵，直達天庭。這學校真是一個優美的所在，我真願長留此地。我真願化身成爲聖堂階旁那株松樹，那我可以常伴着晚雲夕照，聽那清幽的晚禱了……。」

珍雖然未嘗親臨他信上所寫的境界，但却在眼前依稀織出了那動人的情景。每一次收到華的信後，她便一個人躲在屋後園中，清幽的一角去細讀，一時喃喃的，唸給掠水而飛的鳥兒聽。

淒清的別離時光，便在讀信，寄箋中度過了。華的每一次信，都告訴她一些更新鮮，微含神秘意味的事情。她仔細的吟味着，雖然不能澈底了解，却可藉以忘却離愁別恨。

有一次，華的來信，使得珍反覆誦讀了許多次，她覺得，函中的語氣變異了，好像寫信人的心境也有些不同了，那信是：

『：昨天是一個瞻禮，學校裏放假一日，我一人，沐着夕陽的光輝，到海邊去巡禮，這兒的海，好像和我們兒時同遊的，故鄉的海不同，水色深碧，像是更廣闊，幽深。珍，你再也想不到，當我迎着陽光，一人佇立在岩石之上，面朝碧浪千頃的大海，目送海波與鐘聲偕逝時，心上是一種多麼莊嚴，肅穆的感覺。我覺得我的渺小，瞬息之間，我又覺得我的超然。好像在冥冥之中，有一種聲音在呼喚我，像慈母一般溫愛，却又格外的響亮有力。：我不禁在風中遙遙下拜，我覺得此身此心，已不屬於我自己了。：冥冥之中，另有真宰，作為我心靈的歸依。』

這信，珍仔細的玩味着每一個句子，甚至於嚼味着每一個字。她覺得華好像承風而去的，一隻白鶴，離得她格外遠了。：以至於遙遙可望而不可即……。

『他的心境怎麼有了這麼顯明的轉變呢？：以前他說過，我的心靈，是他心靈的歸依，如今他又說，另有歸依了。：這歸依到底是甚麼呢？』珍自己思忖着。三月季節，楊花隨風，飛滿了一頭，她都無心去管了。

前面，是向着林中飛去的燕雀，足邊，是一地落花；山自青青，水自流，：世界不還是依稀如昨嗎？

「也許他是做了一場夢？也許，他又在那兒發詩人的奇想？」珍自己在心的各角隅，找尋着各種解答，然而，都覺得不恰當，妥貼。

這以後，華的信便如深秋的歸雁，逐漸稀少了。

楊柳綠了幾次，燕子來了幾回。屈指算起來，華已經離家三年未歸了。

珍在這三年中，也是深居簡出，獨自彈彈古琴，讀讀詩，偶而也到園中去走走，望着行雲流水，吟唱幾句感傷的詩。她原是一個溫柔恬靜的女孩，如今更變得沉默。她日夜爲一個問題焦慮着，她一向自恃冰雪聰明，而對這一個深奧的，觸及人類精神的問題，却難得一個極其完美的解答了。

第四章 歸來

一個早春的日午，珍纔讀完了『杜詩鏡銓』的上卷，微有倦意，便走到院中，手托了一只綠釉的瓷盤，灑上幾粒高粱，站在階前，餵那幾隻白鴿。

那白色而馴良的鴿子，展着翅子，伸着紅色的喙，去啄食她盤中的食糧。咕咕的叫着，聽來格外的溫柔。

珍著了一件長可委地的藍裙，頭髮鬆鬆的結成一個髻子，面容皎白，好像一滴清露。

飯依

玲
的畫像



秀
亞給五
秋。

一隻鴿子，飛落到她的手中，睜着明亮的圓眼，向她凝望。那溫美的神情，使她不禁忘却了閒愁，而微笑了。

這時，忽然聽到門鈴響動。一種熟悉的響亮的聲音，在輕呼着她的名字，她慌忙將餵鴿的盤子放在花架下的石桌上，跑了出來；白鴿，也像雲朵似的，飛散開來，落到簷前，花下。

來的是別離將近四年的華。他穿了一件灰色的背心，挺秀的站在門前的石階上。一雙黑大的眼睛，看來似是更深湛了。他體格魁偉，高大了許多，真像一些小說家形容的，體面得好像一株銀杏樹。

珍向他凝望，以爲是在夢中。這便是那四年前，身量低矮，着一件藍衫，在林下和她搖手作別的孩子嗎？……不同了，他的蓬勃的黑髮下，淨明的前額，好像閃爍着聖潔的光輝，撲人眉宇……。

他手中還拿了許多卷書。含笑向珍說：

「珍，許久不見了，你沒想到我會這麼突然的回來吧？」

珍手掠着蓬鬆的美髮，低聲的說：

「我已經有三個月不曾收到你的信了。自從去年冬天收到你的信後，你一直不曾有信來。……這一次歸來前，爲甚麼不來封信告訴我一聲呢？」她的甜美的聲音，中間夾雜着一點幽怨。

那悅耳的聲浪，像銀鈴似的，混入鷓鴣鳥的鳴聲裏。

『是的，我近一年來，給你寫信太少了。即使你不責備我，我也知道。但是，如果停一會兒，你明白了我信少的原因時，你便會微笑的寬容我了。珍，你可以告訴我嗎？在這別離的期間，你怎樣消磨時光？』華一邊說着，一邊已走上了蝴蝶草，剪秋羅夾生的小道。這時，都還未到開花季節，院中是一片悅目的草青色。

『我嗎？』珍拉着長裙，恐爲草色染綠，柔聲微含倦意的說：『我只是讀讀書，彈彈琴。無聊的時候，餵餵鴿子。……生活平淡極了。』

『讀甚麼書？可以告訴我嗎？』

『一些唐人的詩集，和元曲。除此之外，在這閉塞的鄉村，能讀到些什麼呢？』

『我在這三年之中，很幸運的，讀到了不少的好書，聽到了無數偉大人物的演講。那像一道清溪，流入我的心坎。我好像觀望到整個美麗的宇宙，透視到宇宙的最深處。那是一種超然的，空靈的境界，可作靈魂憩遊之地。我覺得我的眼睛更明亮了，眼界更廣闊了，我看到我以前所未看到的奇美事物，我聽到了以前從未夢過的光明境界。我心靈的門戶，爲一把神秘的鑰匙打開了。我把握住一個偉大的信仰。……我很爲以前的偏狹，固陋而羞愧呢！』華凝望着，一池淡黃日影，極其暢快的談着。

珍的秀美的眼睛，露出迷茫不解的神情，她此時，好像隔了一層薄霧，看不清楚這個華。她想問，但又怯怯的止住了。但統弄着手中的繡花帕子。

聰明的華，好像已然猜度出這女孩子此時的心境了，便問她道：

『我說的話，你覺得不好懂嗎？』

珍的面頰上，飛上了一朵紅雲，輕輕的說：

『微微有一點。』

華點點頭說：『我想是的。慢慢的，你自然會明白了。那本來絕非三言兩語所能解釋得清的。：不過，我覺得你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使你了解我的信仰，也許比使別人容易些。：可是，誰知道呢，主的恩寵，加於一人，期日非別人所能知。但是，不論早晚，終有一天，你會見到那光向你照來，使你心神澄澈。』這時候，他們已經走近花蔭的石桌邊了。太陽已升到中天，一地樹影，在這仲春季節，滿院都是梨花的清香。一隻紅頸的小燕子，呢喃着穿過柳梢。珍也有幾日未到這花間閒坐了。便問華：『你願意在這兒坐一會兒嗎？』

華將隨身攜來的書物，都放在園石桌邊，自己也坐了下來。隔着疏疏的籬笆，透過蔚藍的海天之色。波濤澎湃的聲音，也自半里之外傳送來。

珍的目光，觸及深藍波光，立即變為活潑，一面以手指點着，一面對華說：

「瞧，大海又在向你微語了，你記得這兒時的伴侶嗎？」

華聽了不禁微笑，溫馨的記憶，一時又和山光水色齊上他的心頭了：

「我記得，我們還在那海邊築過小石房子玩……。啊，這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了。」

這時候，一陣伴送落花的清風吹來，展開了華放在石桌上的書卷，裏面，現出一幅美麗的畫圖，一個慈祥的白衣的人，在熙熙的朝暎之下，溫馨的凝視着他的雪白的羔羊……。

珍見了這幅畫，不覺神往，向華說：「這張圖太好看了。這個牧者是誰？他的臉，多麼聖潔，多麼慈祥啊！」

華拂去了桌上的落葉，微塵，將書移到珍的面前：

「你覺得這張畫有趣味嗎？我慢慢給你講，……我覺得，該自一段回憶講起：——我記得，有一個黃昏，我們在海邊的小山上閒步，那日，你着了一件粉紅的衫子，牽着你的小白羊。你沿着山邊小徑，在風中跑去。草上，有一片美麗的影子追隨着你，小白羊更依依的追着你的影子。你在草上馳過如流星，影子滑過如流水。」

你跑到一株柳樹下，一回首，見心愛的小白羊那麼溫馴的追隨着你，你的心靈，為喜悅和愛所充滿，那靈魂最深處感到的愉快，像太陽照上初開的玫瑰，使得你的容顏格外鮮美，目中有光。這一種近乎神性的愛，頃刻之間，使得你這個人間的小姑娘，好像雲中的天使了……。你

對小蘇羊的溫愛，使你的臉上都有光采。所以，愛，對於另外一個生命的愛，可以使容顏，以及靈魂美麗。

你知道，那時候，我在哪兒了？我悄悄的，在你身後停了下來，跪在碧草上了。是你使得我如此，更恰當一點，該說是你那內在的美麗情感使得我如此。我好像聽到一種聲音說：讚美這超然的，純潔的愛，你們該以這樣的愛來對世界……『華方要繼續說下去，珍仰臉問他道：

『奇怪，我當時見了那小羊，何以那樣喜悅呢？事情過去幾年，往事如夢，我都忘了。』

華答道：『真的嗎？你怎麼竟把這種神聖的情感忘懷了呢？——我想，我應該幫助你，代你喚醒了那情感。——你那時，一回首，發現小蘇羊那樣眷戀的跟隨着你，——牠是那樣的潔白，馴順，對你，又有那麼天真的依戀，寸步不離的追隨着你，對了這樣一個忠心的追隨者，你感覺到一種最甜美的樂曲在你心上奏唱了，你感到了快樂中最大的快樂，愛中最真摯，純潔的愛。』



好，現在我們應該轉回這圖畫中的故事了，這個慈祥的牧人，便是耶穌，我們的救主。耶穌對世人，便如牧人之對羣羊，並且，更偉大。他曾說，這羣羊，是我的民。他願意他的羔羊，潔白如雪，純真不染。永遠沐在朝陽的光中，在耶穌的柔鞭指揮之下，向前進行。

耶穌以全心愛他的羊羣，以全力守護他的羊羣，這溫謐的牧人啊，

一枝笛管，吹出了他全部的愛之心聲。

你看這一羣羊，自四方聚了來，投奔於這牧人的足邊，睜着溫馴的眼睛，凝望着他。

如果，這一羣羊，能夠柔順的跟隨着他，他所感到的喜悅，更遠超過你回首見到小綿羊時所感到的。

我希望我們能成爲這馴順的羔羊，長久追隨不離他的身側。服從他手中柔鞭的指向，那永遠指着正途。跟隨着他使他喜歡。以愛，報答他的偉大的愛。」

珍偏仰着臉，注意的聽着他，她對他的話有一點了解，却不能深刻的了解。她心地雖然聰明，却爲一向的傳統思想所隱秘，一時難以接受外來的勸導。華見她不語，便問她道：

「我說的話，你懂嗎？」

珍但仰望着他一笑。華明白了她的意思，便說：

「宗教的道理，需要聽，更需要沉思，默想，你聽完了我的話之後，仔細加以玩味，也許可以了解得透澈了。耶穌爲了拯救世人，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他自己的寶血，來洗滌我們的罪孽。以犧牲自己，來完成愛的理想，這乃是愛的最高表現方式。我願永生來歌唱讚美這一種神聖，偉大的愛情。我願棄絕了一切世俗的快樂，來追隨耶穌，走十字架的路。所以，我決定了司鐸書院，做一個修生了。這一年來，在讀書之外，我所從事的，便是這棄絕世俗的，

精神上的克苦。和耶穌的偉大的愛相比，一切都微如草芥了。因而，在這一兩年中，我很少出遊，看朋友，以至給你的信都很少了，真正了解我的人，便不會責怪我冷淡寡情了！」

珍聽到說到寫信，不禁想到兩年來，因了華的信件稀少，在星辰月夕，自己揮灑的無限清淚了。有一次，她曾打了一把小傘，冒着雨，踏過泥濘的路，到郵局去探問信件。有一次，她曾終日佇立風前，一直等到昏鴉飛盡，她還翹望着他的來箋。即使那番癡情，曾爲無情的晚風，窺人的明月所笑，然而，只要有一個人心中能夠領略便夠了。……如今聽啊，這個人說的話，是何等的冰冷。沒有一絲涉及感念她的情意，沒有一語，含有慰藉。……自己真成了隨流水的落花了麼？她想到這裏，不覺一怔，淚珠簌簌流下了。她轉過臉去，哽咽着說：

「……人事真不堪憑，想到前塵往事，真如一夢！對於你說的那一篇話，我有點意見。你句句說讚美什麼耶穌的愛，然而，你自己却摒棄了愛。你淡漠了我們的愛情，一個不重視純真的愛情的人，還說到什麼歌讚耶穌的愛的精神！你的論調，的確有點矛盾！」

華聽了她的話，掠了一下吹到額角的頭髮，從容不迫，面上仍然微微含笑的說：

「珍，你如果平心靜氣的想一想，你便可以知道我們兩個人到底是誰對誰錯了。你的話，表面好像合理，實際却不然。我棄絕了世俗小我的愛情，來就耶穌的偉大的愛。世間兒女的愛情，是集中於情人一人，而耶穌的愛，是普遍施於全人類。世俗的愛情，是凝聚於一人，一心

，而天主的愛，則是延展的。我們自天主那兒，接受來偉大的愛，也仍然該拿這愛，施給全世界，這纔算是真能了解天主的愛心。說到我們以前的愛情，我並沒有忘記，不過，一個將全身心獻給主的人，便應該以全心接受他的偉大的愛，而犧牲小我的愛戀了。以我們的愛情，和他的來比，真像一個小小的浮漚比大海了。珍，那小小的浮漚，在水上飄飄漾漾，光影一閃便消滅了。而大海却是廣闊，淵深，浩無際涯。……』

珍拂去了頭上的落花，無精打采的問道：

『請問你怎樣表現你對耶穌的愛呢？』她是一個聰明，而多疑的女孩子，她聽了華的話，雖然有些心動，然而，仍然不肯深信，她還以為，華和許多別的城中大學生似的，又邂逅了別的女郎，而遺棄舊日的愛人了。所以，她又追究他這麼一句，微含譏諷的意味，看他怎樣作答。華毫不遲疑的答道：

『要表現對耶穌的愛，便是追摹他的精神。他能爲人犧牲，我們也要爲人犧牲，這乃能表現對他的真愛。能夠效法耶穌，捨身救人，能得耶穌最大的恩寵。』

珍目光閃爍着說：

『這一點，非尋常人所能做到的。說，比做起來更容易。』

『珍，你懷疑我嗎？機會來到，我便要實踐我這願心。你如果見到，你便會相信我了。』

華凝望着珍說，他目光中，閃爍着堅毅的光芒。

珍看到華的堅決神情，自覺轉移他心理已是無望，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遂去迎面飛來的黃蝶，好像有無限感喟的樣子，問他道：

「華，你能告訴我，你第一日皈依公教的那心情嗎？什麼使得你萌發了那念頭呢？那真是奇了。」這個多情善感的女孩子，心上仍然氤氳着一股幽怨。華聽了她的話，目望着她微笑了一下，說道：

「珍，你的問題，使我想起一夜我和一個同學的談話來了，我此刻便把它轉述給你聽聽，你也許可以更深刻的明白我了。」

有一次，我在星月之下散步，沿着修院中石砌的十字路，緩緩走着，林中的流螢，點點明美得像華燈一點，清風掠過院中聖母的白石像，她那慈愛的容顏，好像凝望着我這地上的孩子微笑。我心上真感到無限的甜美。

當我走出那庭院，路過校中花園時，突然有一個人，用提琴的柄，觸動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過頭來，方知是同學輝，他是很聰明而熱情的人，可惜沒有什麼理想，只是一個遊戲人間的享樂主義者而已。他問我說：「許多日子沒和你暢談了，你終日盡躲在什麼地方？」我很安靜的答他道：「你還不知道嗎？我已經在發誓願之後，移到修院去住了。」他搖搖頭，撥弄着

手中提琴的弦高聲的笑了。他凝望着一地月影說：「這麼幽美的良宵，還是到花間聽我奏一曲蕭邦的小夜曲吧！世間多少賞心樂事啊！什麼修院！那生活多麼的清苦。你何苦將自己的青春斷送在那裏面呢？難道在生活上受了什麼傷心的打擊了嗎？」我說：「華說到這裏，方要接續下去，忽然珍以冰冷的手指握住他的手，顫聲的說：

『真的，華，你爲甚麼？：甘心拋棄了人生的快樂？』她說到這裏，禁不住哽咽起來。

一隻孤零的鳥，哀鳴着飛過去了，飄然的落下了一片白色的羽毛。

華依然很鎮靜的安慰她道：「珍，你坐下，慢慢聽我說，我將用那天答覆那同學的話，來答覆你了。」他略略停頓了一下，便以清亮，沉着的調子，說了下去，那聲音，真像淙淙的流水聲：

『我以爲，世間的生活，好像蓮子，外面甘美，核心却澀苦。而公教中的修道生活，在了解的人看來好像是清苦，却蘊藏着無限的甜美，供人靈魂嘗味。有些人，以爲我，在實生活上，受了什麼傷心的刺激，纔皈依宗教，想得解脫。其實不然。自然，在一方面看起來，宗教可以給人無限的安慰，使憂者獲慰，苦者獲安，病者獲痊，不過，我之皈依公教，却是純然的自發，而非由於被動，純然由於對於公教精神的渴慕，而非是想假公教來忘却，解脫靈魂上的苦惱。這動機，是一座不染的，純潔得如同一朵白蓮，自然得如同孩童之戀慕慈母。毫不足怪，毫不爲奇。你想，如果一個幼孩，在曠野迷了路，突然有人領着他到了慈母的面前，他那能不

載欣載奔的跳到那溫暖的懷中呢？……」他說到這裏，不禁微笑，仰目望着珍，這時，一片日影，自樹杪移來，流漾於他的臉上，光彩照人。珍追根溯源的問道：

「你何時起了解了宗教，是誰開導的你？宗教使你傾心熱愛在什麼地方？我還是不懂！」珍此刻覺得有無限悵惘，湧上心頭，華是她生命中的春天，生活中的光明，如今，這美麗的春天，這輝耀的光明，她自覺着離她逐漸遠了。她覺得華好像一隻海船上的白帆，隨着她不了解的，神秘的海浪飄去了。她猶自空望着他的返回。

華點點頭，沈思了片刻道：「去年的春天，我曾害了很厲害的病症，由宿舍，移居到校後的學生療養院去，我那時發燒到了三十九度半，神志昏迷，有一日一夜之久。第二日早晨我醒過來了，一個白衣如雪的慈愛的神父，站在我的牀前，他溫暖的手，撫摸着我的額頸，眼中含着喜悅之淚說：「感謝天主，可愛的孩子，你終於醒過來了。一夜之中，你發着高燒，說着夢話，真令我驚惶萬分。我跪在地下，為你祈禱了一夜！天主是慈愛的，你終於醒了。」他重複的向我說着那溫愛的話，使我感動得流淚。我握着他溫軟的手，伏倒在他身上，微弱的說道：「神父，謝謝你，你竟守護了我一夜！你爲甚麼對我這個陌生的孩子，這般關懷，這般愛護呢？」他說道：「孩子，天主是慈愛的，仿效他來愛護一切人，是我所樂爲的。你知道，The most acceptable service to God is to do good to man. 本着天主的精神來愛人，乃是我的

天職。天主的愛是像太陽一般，是有輻射性的照臨於衆人。我們的職責，是藉自己的良善行為，來傳導天主的愛，於他人之身。以心體心，以愛還愛，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將衷心的熱愛，奉獻於天主之前。」我出了神的聽着，好像聽到奇妙的音樂一般。我將他的話，整整思味了一日。我雖然覺得他的話有幾分神秘，但我覺得其中含有無限的偉大。：珍，他的話，你聽了作何感想？」

珍搖搖頭茫然的說：『你接着往下說吧！』她這時神思紛亂，自然不了解那深奧意蘊。

華見珍的冷淡的神情，好像有幾分失望，但他仍然廣續着奏完他這靈魂中的妙曲：『過了幾日，我神志清醒了一些，健康也有了幾分起色，那慈愛的神父，每日早禱完畢，便拿着聖經，坐在牀前伴我。他爲我講撒種的譬喻，浪子歸家的譬喻，那美妙的譬喻，經他溫柔的聲音說來，真像有無限神秘的偉力，彈動了我的心弦。他的言語，淨化了我的靈魂，宛如一股青煙，裊裊的向着天主上昇。他告訴了我，耶穌說的誡命第一條是：你當用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主，你的天主。第二條是你愛人如己。：他的良善行為，便是這誠命的實踐，那感動我心最深，最切。

後來我想，人生的意義，便在於追隨天主，實踐愛的規律，努力爲善。而實踐這規律的最高方式，便是自己獻身於天主祭台之前，一座不染的，過修道的生活：：』

珍聽他說到這裏，好像窺出了一個縫隙，便迫切的追問他道：

『你如過世俗的生活，未嘗不能實踐那愛人如己的信條啊！』

華胸有成竹的，微笑着道：『自然，你說的據一般人的想來，好像也有一部分道理在，如果我過世俗的生活，也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爲幸福得同王子。我有慈愛的母親，溫柔而多情的愛人——妳，更有華美的庭園，豐多的財產。一般人以爲這生活是無比的甜美。然而，靈魂上却不見得完全是福樂。你想，過世俗的生活，那難免心靈上有些悲喜，哀樂，折磨個人的精神。夢想，野心，耗損自己的心力。一個人置身於世間，難免受名利枷鎖的束縛，在成敗漩渦中流轉，往往苦多樂少。並且，爲自己的快樂計算的時候多，顧及他人的幸福時候少了。心靈往往難得平衡，靈魂中往往缺少平靜。遠不如一個過修道生活的人，心靈如同行星一般，永遠繞主而行，不離左右，終日默禱沉思，舉手投足，永不會忘記天主的規誡，時時不息的努力爲善，愛人忘己，靈魂純美潔白，如同一只白玉盤，洋溢着澄美的清泉。將來永享天國的真福，比在塵世追逐蠅頭微利，高尚何止千百倍。那塵世的福樂，不過是泡影曇花，一剎時便消滅無踪了，豈如天國之樂永恆。耶穌說，『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光。隨從我的，便不在黑暗裏走。』我如今要模倣伯多祿，向耶穌說：『我已拋棄了一切來跟隨着你。』我已離棄了黑暗，走向光明之路了。珍，如果你真愛我，應該爲我慶幸纔對！』

這時，遠遠海浪低吟，好像是他言語的回聲一般。

這一次園中的會晤，完全出乎珍的料想之外，她所理想的，是松林的散步，月下的談心和望着蔚藍的大海，唱着情歌。依稀似當年的情景，將兒時的甜美回憶，都呼召出來，溶入兩人愉悅的心中。

這一次啊！——多麼離奇，神秘，的一次會晤！真令她以爲是在奇異的夢中了。

和華分別之後，她面容蒼白的走回裏院。她的父親扶着竹杖，在簷前餵黃鳥，問她是不是受了風寒，面目那樣慘白，她輕輕的搖搖頭，回到自己的臥室，把門帘都拉了下來，在一室幽暗的光影中，獨自沈思。

『華變了，的確變了！』她自言自語的說，同時，她想到了她初見到他時，臉上聖潔的光，分別時，目中所神異的光。

第二天清晨，華家的僕人，給她送來一張短箋，上面寫的是：

『珍！
昨日，我來了，今日，我又返回城中。對於這一個來去匆匆的燕子似的人，你覺得奇怪嗎？

其實，也沒有甚麼可奇怪的。在城中那著名的公教大學裏，我讀書將近四年，接受了豐富的精神上的食糧。這真是我的幸運。我已揀選了那兒作我世間的家

鄉。我在那公教大學裏已經受了洗禮，歸依公教。我很榮幸，此後，我再不屬於自己，而將自己獻給天主了。

我請求你不要誤會我，你應該明白，我愛你之意，並未減低。只是變質了，變為較超然的了。我投身於天主的偉大的愛之下，希望本着他的愛的原則，作出一些於人有益的事業。你應該替我祝福！

臨行匆匆，我不來向你辭行了。我希望你能仔細思味一下我的話。那是散播在你心上的種子，我希望有一天它能發苗，滋長，開了美麗的花，結了甜美的果實，……。華 月 日

第五章 洪水

別後的歲月，珍完全在淒清，寂寞中度過了。

鳥雀依舊歌唱，花兒依然開落，却與閉戶獨居的珍漠不相關了。她只自己靜靜的度着這百無聊賴的歲月，很少談話，更難得見她開顏一笑了。她自己的生活，真如同止水一般，無一絲波紋，漣漪。

華此番去後，消息更是杳杳了，只在一年前的一個冬夜，她收到他寄來的一張聖誕賀片。

上面印着精緻的花紋，鮮紅的天竺豆。一個可愛的白衣小耶穌，拍掌在那兒微笑。這卡片，引起了她一些回憶，使她心中微微有些激動。觀覽了這時候，便珍貴的收藏起來了。

又過了一年，珍的父親，攜帶了全家老幼，離了海濱別墅，回到故鄉。

這一年，在本鄉的農人，可算是多災難的一年了。春天，有狂烈的風暴，自塞外吹了來，在才耕種後的田野馳騁着，將種子都吹走了。農人們，借了債，糴了種子，又播了第二次種。而牛羊，又有災疫，棚裏的牛羊，成羣的死去了。村中人，都愁嘆着，承當着，這頻頻而來的苦難。

五月，天是苦旱，田地都製了紋隙，有些禾苗都枯死了，這年，也許只有一半收成。而六月，將到收穫的季節時，一連落了三天雨。天氣涼爽了一些，池塘中漲滿了水，村邊，是一片蛙聲。

第四日，天空始露出一點蔚藍，天好像有晴意，小孩們，都手執了鮮碧柳條，赤足在水中放紙船。

入夜，又烏雲滿天，大雨傾盆，電光火蛇一般的閃動着，響雷震耳，河邊有一株百年的古樹，竟被電火燒毀了，劈裂成兩半，茂密嫩綠的枝條，都浸入河水中。

次日中午，河水都平了橋了。

雨，仍然繼續不停的落着，街上，水深沒脛，小孩都不敢出來。一些青菜小販，划着木筏子，高呼着滿街兜售，真成了水鄉澤國。

村人都驚駭着，盼望着天放晴。：然雨，仍然是連綿的落着……。

夜裏，珍在淡黃的燈影下，讀着一本漱玉詞，小妹妹，已靜靜的在帳中睡着了。父親在隔壁房中吸着煙。鐘聲滴嗒的響着，空氣中充滿了溫柔 and 安靜。

忽然，街上的人聲喧嘩，有人噹噹的敲着銅鑼，那調子在深夜中聽來，確有幾分恐怖意味，只聽見有人喊道：

『河堤決了口了，快逃呀，快逃呀！』珍聽到這聲音，手中的書卷，不覺落到地上，這時候，父親滿臉是淒惶的神色，着了一件睡衣，匆匆進來：

『快點，快點，叫醒你小妹妹，抱着她，我拿着燈，咱們上閣樓吧，水來了，水來了。』他說着就去拿那盞燈，窗外一陣狂風，夾着雨點，灑了他滿臉滿鬚。燈燄，也顫慄的搖了一下。

妹妹在睡眠中，臉頰微紅，唇邊還浮着夢中的微笑，被珍猛然推醒，張口哭泣起來了。

父親在旁邊喊道：

『快點呀！你們不見嗎，水都進了屋子了。』他頓着足，滿臉都是焦急的皺紋，花白的鬚髮，在燈光下，現出黯淡的色調。

珍低頭，見滿室漾漾，一地都是亮閃閃的水，便捺了一件紅被，掩住小妹，匆匆忙忙跟在父親身後邊。她一時慌亂，在暗中幾乎尋不到樓梯。

樓上，有間特修了藏書的屋子，他們此時便都躲到這小樓裏了。多日無人進來，滿室都是霉溼的氣味，窗戶都緊閉着，油燈的光圈，照射在天花板上，周圍好像有無數的幽靈跳舞一般。

珍緊緊的擁抱着懷中的小妹，偎在父親身邊，遠遠聽到有房屋坍塌的聲音，和慘呼的聲音。她不禁全體軟弱無力，不是扶在那塵封的書架，她幾乎要暈倒了。

午夜之後，雨漸漸的停了，有幾點星光，慘淡的照在渺茫無際的一片銀色的波上：好像象徵着人類未來的浩劫。

雨雖稍止，但是河口已決，水，自上流奔騰而來，翻滾着銀白的浪花：。楊柳，只餘了淡綠的枝梢，浮掠水面，在風中無主的飄零着。

「唉，父親，水勢還在飛漲呢。再過些時候，恐怕我們這小樓也要遭淹沒了。那我們躲到何處去呢？」珍俯首窗外，藉了朦朧的星光，看到那一片溶溶漾漾，上漲不已的，閃着白光的水。

「……真是愁人。我們難道真要像故事所說的，得坐了木桶，到處飄流嗎？」父親嘆息着說。

『我想起來了，對面儲藏雜物的房中，有一個大木桶，還不曾用過，還有一片很寬的木板，平常以爲是廢物，也許這一回竟用得着了。』

小妹妹聽到坐大木桶，覺得十分有趣味，雙眼閃亮，拍着小手，一邊跳着，一邊唱着說：

『我要坐木桶……。大木桶……。姐姐！』

她暈紅的小臉堆滿微笑。她那嬌癡的模樣，竟惹得父親和珍也笑了。

我們的確得準備一下了。水勢不退，這樓下的房子，已經年代久遠，古老不堪了，水浸上幾天，便有坍塌的危險……。

這樣，聽着水聲，風聲，人的慘呼，度過了恐怖的一夜……。

天明，了，陰黯的天空，和濛濛的水色相連，幾隻水鳥，淒鳴着在浩浩淼淼的水上飄過。

水上，飄着人，畜的浮尸，箱籠，籃子，和破碎了的桌椅……。真像水上開了一個展覽會。

入夜之後，竟有皎好的月色，銀光照射着水上的屋頂，好像許多海中的小島。

父親已因疲倦，憂悶而扶着椅子睡着了。小妹也已靜靜的入夢。留珍獨自守着。忽然她聽見窗櫺震響，好像有人手在推動一般。她惶懼的拉開窗帘外望，纔知道水深得已沒了樓欄，距窗口只有二寸，再遲幾分鐘，水便要自窗口湧來，使他們與波臣爲伍了。

『父親，父親！』她瘋狂了似的喊着。推着消瘦的肩膀。

『啊呀！我們的末日到了嗎？』父親大張着手臂狂呼了。他的昏花的老眼中，充滿了淒清的淚，望着兩個年輕的女兒。『你們到木桶裏去坐着，昨天，我們不是已經拿來放在門邊了嗎？……快些，快些。』

『父親，你呢？你坐吧！』珍無主的，驚慌的望着父親。她的面色更灰白了，全身在抖顫着，連字句都說不清楚了。

『聽我的話，好孩子，你抱了小妹，坐在木桶中，我坐那片木板，也能在水上飄流幾天……』這時，忽然，劈拍一聲，樓窗爲一陣風吹開了。滔滔的白波，像一匹白馬似的，衝進了室中，成了一個很大的漩渦，轉瞬之間，都沒了椅子……。同時，一種腐朽植物的氣味，自水上飄來，充滿了全室……。

珍抱了小妹，跪坐在木桶裏，父親坐在木版上，抓着竹杖當篙，一手緊緊的把握住那木桶的邊緣——那裏面，坐着他的兩個可愛的女兒，他生命中唯一的安慰。——順着水風，飄流而去……。

在水上飄流着，頗有涼秋的寒意。遠遠近近，滿目是無邊的水。幾隻棲在樹上的鳥兒，因爲樹倒巢落，便無依的水上飄飛着。……後來，漸漸的疲倦了，而水勢茫茫，漫無棲止之地，便

停棲在河中的箱籠什物之上，啁啾的鳴着，悵思着毀了的溫暖的巢。

起初，父親划着那一片木，在水上飄行，輕盈如葉，還能和那浮漾在水上的，坐着珍和妹妹的木桶，相依而行。後來，却漸行漸遠，爲水勢分開了。

『父親，父親！』看着父親的木板，漸漸飄遠了，珍和妹妹，惶急的揮着手呼喊著。

父親以瘦弱的手腕，划着那一枝細細的竹竿，希望能夠划近了一些，然而，風吹很急，水勢洶湧，那一片薄薄的板兒，像水上無根的飄萍一般，隨水西東。：一陣狂風來了，水上起了一排銀島似的巨浪，這木筏也被沖擊出了半里之外，爲那倒在水面的樹木所遮，遙遙的出了珍的視線之外……。

在這狂風巨浪之中，一葉薄皮舟上，有一個小嬰兒，被捲入水的漩渦中了。舟上，他母親悲慘的哭聲，恰和珍與妹妹呼喚『父親！』的悲慘聲音合奏。

水，像一個勝利了的英雄，唱着凱歌。一隻白鷹似的，越飛越高……。

第六章 返鄉

珍和妹妹，在水上飄零了幾天，不見了父親慈愛的眼睛，溫和的微笑。充耳是波翻浪湧的聲音，滿目是天水相接的一片灰色。

後來，她們爲一隻救濟難民的船，載到鄰縣一個收容所裏。那裏，是菜色的臉，深陷的失眠的淚眼。人們，淪於不幸的命運中，生活中似乎失掉了光和美。

水退了之後，她和妹妹被遣送回到故鄉。屋牆是破敗倒坍了。地面猶未乾透，還浮漾着一層水。水過之後，草木不生。地上顯出了一片荒涼。

她們的屋子坍倒了，小樓的屋頂瓦，都散亂的鋪在地上。磚瓦堆的縫隙裏，可以看到一張水浸過照片。上面，是微笑的父親，牽着妹妹的手，在草原上，教給她放紙鳶……。

珍抽出這張照片來，掩面悲泣了。小妹也認出這上面的臉高呼着：『爸爸——爸爸！』又轉臉問姐姐：

『爸爸到何處去了呢？』她紅潤的小臉憔悴了，兩隻大眼睛裏，充滿了焦灼的神情。

『爸爸就回來的！』珍含淚的哽咽着，時候已近黃昏了。鄰近飄起了一片淡淡的炊煙。一彎清瘦的蛾眉月，已隱約的出現於天邊了。

『父親不知飄零到何處了？也許遇到什麼人的搭救吧？但是啊，水勢是那樣洶湧，父親的身體是那樣衰老病弱？』珍想到這裏，心中不覺驚悸起來……。

一月的時間，完全在憂慮，淒惶中度過了。

有一天，珍方和小妹在門邊閒坐。看遠處的雲霞，渲染了山巒。忽然見一個年老的盲人，

扶着一只竹杖，由本村一個小孩子領着跛行着走來了。那姿態，那神情，那灰白的鬚鬚，不整是父親嗎？怎麼竟失明，跛足了……。

『爸爸！爸爸！』待到走近了時，珍見到他那左腮邊有一粒黑痣，……不是父親是誰呢？可憐的父親啊！災難竟使他改變容貌了。

那老人，認出那柔軟的語聲，拋掉了手中的竹竿，將珍擁倒懷中，連連吻着：

『寶貝！我終於尋到你了！』這時候，小妹妹也跳上來，抱住父親的腿她看到父親生翳的，朦朧的雙目，哭喊着道：

『爸爸，你看得見我嗎？爸爸！』

在那一堆瓦礫上，支起的帳幕中，有一個快樂而又淒悲的會晤。

他們時而微笑相望，時而，又因一些悲慘的回憶而淚下……。

……

晚上，吸着一枝煙管，父親開始了他飄流的故事：

『我坐在那一片木板上，以一枝竹篙，撐着，一片排空的巨浪湧來了，水花濺了我一身，將我打入另一個水溝，隔着水上的樹木，我再也沒法把望到你們了。

在水上飄流了兩天，衣薄無食，水上的風吹來，寒冷得砭人骨髓。……這一片白茫茫的水啊

，何處是我的家鄉呢？我可愛的女兒們都在何處呢？：望着水上的淒冷星光，我愁慘的落了淚……。我三天之中淚眼未乾。第四天，我覺得我已不覺水光刺目，遠遠近近水上飄浮的東西，我都看不清楚了……。我揉揉眼睛，我覺得好像有一層雲翳，遮住了我的雙目。我合掌長嘆了，我再也不想用那一枝細弱的竹篙，來和水奪取我的生命……。

木板在水上飄着……。我覺得眩暈，聽到水聲嘩響，我想再來一陣巨浪，我的生命便到盡頭了……。

遠遠聽到水波，好像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心中覺得萬念俱消，默想我生命的末日已然來臨……。一片冰冷的水，擁抱住我，波浪喧嘩着……。

忽然，覺得有一個有力的手臂拉住了我，向我喊道：『別駭怕，跟我來……。』我那時已然好像失去了知覺，却感到那聲音的溫愛……。

後來，我便被放到一隻船上，那一個聲音溫愛的人，始終是小心，和悅的撫慰我。他說，他當時只以為我的生命不保，能夠救起了我，真感到極大的快樂……。

『父親，那真是一個難遇的好人啊！』珍聽到這兒，不覺喊了起來，她一頭倒在父親的懷裏，在他的手掌溫柔的摩撫之下，流下了滴滴的感極的熱淚。

『是的，孩子，這真是一個罕見的好人，如果不是他捨身相救，你父親早就和魚蝦為侶了

。又怎能和你們相見呢？——」

珍又殷殷的問道：「你問過他的姓名嗎？」

「我問過他不止一次了。他却極其謙恭的答道，老先生，何必注意我的名字呢，我們應該感激天主，是他救了你。我不明白他講的話的意思，却自他的聲音中接受了一種溫柔，和仁愛……那聲音啊，真像凌晨的鐘聲一般，使我的心靈澄澈……」

珍和她父親，在以後的歲月中，極其細心的探聽着這個恩人的名字和住處，但因爲這人有意的隱埋自己，所以，他們不曾探到絲毫的線索。他們便祈望着有一天，能够在一個奇巧的機緣之下，邂逅到這個恩人……。

第七章 重逢

在零落的故鄉瓦礫堆裏，父女靠了鄰里的援助，度過了一月。後來，珍託朋友在遙遙的香城找到一個教書的位置，便和父親，小妹乘海船到那裏去。

那綠綠的海水，如同一些舞裙，自空中飄展開來，輕拍着岩岸。水上，海船密集，首尾相接，遠望好像渡海的魚羣。雪白的篷帆，映着日光，宛如旗幟飄展，桅杆相集，密得如同春日樹林。行人喧嚷着，匆匆的走着……。

岸上的送行者揮着白巾，高聲的祝着旅安，……船漸漸的離了岸，向前進行着，水花飛濺，船行過處，在水面劃了一道銀色的痕迹……。

遙望着遠遠的地平線，白雲在前面升起，低低和水相連。回首故鄉只餘一片煙影，青山的顏色逐漸變得淺淡了。

船中的乘客很多，人語嘈雜。珍便打開船窗，向外遙望，對這兒時給她無限喜悅，安慰的遠山近水，感到無限惜別的情味。

船過廣埠，停泊了半日，有一些乘客下船了，又有一批陌生的新客上船。中間有幾個黑長衣，白帽的人，因為服製的齊整一律，神情的溫謐莊嚴，很惹起全船人的注意，連那水手都轉睛凝望着。

那幾個人，恰巧便坐在父親和珍的對面。珍向來是個羞怯的女孩兒，願和陽光，大海，白鴿爲侶，却一向怕見生人。這一次，這幾個裝束新奇的人坐在對面，她不覺怯怯的低下頭，不敢仰目逼視了。

那幾個人中，有三個好像是西洋人，他們先以極流利的英語交談着。偶而其中兩個中國人，也發出故鄉的語調……。其中有一個聲音，格外的沉重，低抑，而溫謐……。汨汨的，像流水一樣流入人的心上。珍聽到那聲音不覺一怔？……怎麼……？

這時候，忽覺得那盲了的父親，以肘推她，俯在她耳邊輕聲的說：

『珍，你聽到這個人的語聲沒有？這便是我說過的，像凌晨的鐘聲一樣，響徹了我靈魂的聲音。：我記得這聲音。這是那救我的恩人的聲音，——你最好上前去問問他，打聽出他的居處，我們將近以便好好答謝。一個施恩者雖無意望報，我們一個受恩者却時時刻刻不要忘了那恩惠……。』

珍聽了父親的話，舉目一望，那人也好像微微聽到了他們父女的談話，而向這邊颯望……。

那明亮的眼睛，閃着奇異的光，那和悅的面容上，浮漾着聖潔之氣……。莊嚴的黑服，襯示出莊嚴的神情……。

『華？』珍不禁脫口而出，呼着那交織着無限甜美，淒涼回憶的名字了。但她自覺惶亂失禮，便又自己抑止住那上湧的，喜悅，悵惘，的情緒。而強制着自己亭亭的立起，拘促不安的行禮顫聲詢問道：

『先生！您還記得我身邊這盲目的老人嗎？他便是我的父親。：他曾向我說，在那次洪水為災的時候，多賴一個恩人的搭救，纔得重生。：先生！請您答我，您便是我們的那個恩人吧？』

這個和悅，溫美的語調，自那樣美好紅潤的唇中吐出，混有無限的，深切的感謝……。珍的黑髮，用黑色的髮繩，分梳成兩條鬆鬆的髮辮，一張可愛的圓臉上，爲投入船窗的波光日影所映照，美麗的如湖，如星的眼中，閃爍着感激的淚光……。她見那人臉上，初時好像有一些心動的神情，但剎時又莊嚴的微笑着沈吟不語，她便又不安的婉轉的央求道：

『先生，如果是的，就請您告訴我們您的姓名，我們父女探問這恩人的姓名，已經有好多次了！』

那人靜靜的俯下頭來，將兩手展放在膝上，靜穆如一尊石像，平靜的，緩緩的答道：

『也許，可以那樣說，在那波翻浪湧的可怕的日子，是我的手，救起了你的父親。不過，給我力量，使我能與那洶湧的波濤奮鬥，救了你父親的性命的，還得歸功於仁愛的天主。是他以偉大的愛人之心，教我怎樣去愛別人。即使自己犧牲性命，也在所不顧……。』他說着，稍稍停頓了一下，又以慈愛，燦亮的目光，注視了一下對面那感極欲泣的年老盲人。徐徐的接着說：『我記得那是一個可怕的日子，我們在城中聽說城南的村子發了水，無數的人，都爲波浪吞噬。田園，都遭淹沒，我便和幾個兄弟，划了一隻船，想用盡我們的全部力，去搭救一些難民。因爲，救世主耶穌說過，你們要愛你們的鄰人，兄弟，和自己一樣……。我們在水上巡行了幾天，搭救了一些人，便另轉送到城中去。有一日，水勢格外洶湧，而且還吹着急風。水面

上，起着高山一樣的浪花。有無數難民的小艇，是淹沒在水心了。：我們虔誠的，爲這些淪入不幸的靈魂禱告着：。並且，祈求天主給我們軟弱的手一些力量，能救助起一些兄弟：。這時候，忽然見前面浪花飛濺，一個人，翻身落水了。可怕啊！：水是這樣的深！：我的游泳術是很不精的，但我已祈求天主助我，所以我相信我有力量。：就那麼毫不遲疑的跳進水中去了。結果，好像是天主的意旨，我竟將這位老先生搭救起來了。：我記得，我以前曾經向一個人說過，如果機會到來，我會模倣耶穌救人的精神，犧牲了自己，去救我的弟兄。：如今，感謝天主，我這話，竟有應驗的一日了。：。』他說着，仰望了一下對面那女孩子，此時，她黑大的眸子，格外的美麗，清澈，好像感悟到一種偉大的真理。他便又以肅穆的調子說：『小姐，你們不應當感激我，而應該感激那愛人的，全能的天主，是他的意旨，他的力量，救了你的父親！而非我一雙軟弱的手，在平日，跳入那樣的波濤洶湧深水中，那游泳術不精的我，也要溺死的，豈能更救別人？：所以，你們應該明白，天主，纔是我們的救星！：』他說着，走向前握住了那年老盲者的手：『老先生！同我一齊感謝天主的聖恩吧！』

珍，和站在一旁的小妹，深爲那黑衣神父的言語所感，不禁在滿船的日影中，跪了下來，合掌拜禱那偉大的天主了。

船外，一隻白色的海鳥，唱着美麗的歌，展翅飛過。

第八章 奉獻

在一個陽光美好的早晨，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孩子，着了一襲輕盈如翼的白紗衣，手捧了一束皎白芳香的百合花，在悠然的晨鐘聲裏，掠過芳草小徑，向微笑着的，聖母的祭壇走去……這女孩，便是珍。

當她合掌跪獻上這一束純潔的花兒時，同時，也獻上了她那一顆純潔的心。……此時，她的靈魂，甜美，和悅。好像聽到白衣天使的歌聲。

她仰目上望時，見到祭壇旁懸掛的一張聖像。——一個白衣如雪的女兒，跪獻一束白花，於仁愛的耶穌之前。美麗，善良的聖母，手執一張紙，上面寫着

『Castitas; Paupertas; Obedientia.』(貞節：貧窮：服從。)

她默默的，在晨曦，鐘聲中禱告着……。今日，空氣格外鮮美，鳥雀歌唱，百花齊放，環繞着世界，都是皎明的陽光……。 (完。)

天主降生一九四一
中華民國三〇年一月
初版

販依

定價每本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張秀亞女士

發行者 顧若愚

印刷所兼
保祿印書館
山東兗州



82

112321

